

※

近年江苏长篇小说观察(二题)

※

张宗刚

《天墨》:传奇色彩与文化品位

继出版《夫人们》、《旗袍》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后,南京女作家雪静推出长篇新作《天墨》。小说围绕“当代草圣”、大书画家木月文传世佳作《秀春图》而展开,以AB两条线索、男女双重视角齐头并进,故事中套故事,在岁月沧桑中观照墨风墨韵,绘就斑驳陆离的社会生活画卷,彰显浓郁的江浦本土文化特色。其中不少人名地名,都与现实有所对应,如地名“天浦”即江浦,“邳市”即南京;人名“木月文”即林散之,“墨丹碧”即陈丹青。关于书名,作者如是阐述:“木月文临终前挥洒‘念佛升天’四个字,不久这四个字居然活了,忽如矫龙腾空而起,携带着黑墨在天空中盘旋数度,复又变形为天女散花,纷纷扬扬将墨花洒落在天浦城,墨花落在谁家谁家就出墨客。山僧听说后,言曰这是天墨……”寄意魔幻迷离,如梦如诗,引人发渺渺遐思。

丰盈的传奇色彩和文化品位,生成《天墨》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文本魅力。全书推崇道德与良知,以女性写作者的悲悯之心,志在破解女性问题、环境问题、道德问题等,高度关注人类命运及宇宙趋势。作者敏感而前瞻,善于在细微中发现人生真谛。因了这样一种终极关怀,小说真诚而优雅地昭示出:艺术不能救世,但可抚慰人心,人类不应为物质疯狂,而应为安宁的艺术情绪的满载而濡染,惟此才得以正常繁衍生存。

作品讲述《世界经济早报》记者龙池,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发现了木月文的《秀春图》。他想到自己家里也藏有此图,为了证实家中那幅是真品,遂飞回天浦县,在飞机上与日本东京新闻社女记者、人类行为学博士田中樱子相遇。龙池的妈妈曾是天浦县地方戏著名演员,戏迷木月文当年曾赠她多幅字画。回家后龙池发现字画已被妈妈廉价卖给房地产商人,幸而《秀春图》尚在,于是,一场场藏宝与寻宝的较量、一个个令人魂牵梦绕的故事由此发生。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二战”期间作为侵华日军,曾在天浦县掠夺过一幅名为《秀春图》的画,这幅画很快被上司窃为己有,后去向不明。晚年的田中角荣总想把当年那幅书画还给中国,侄女田中樱子得悉后亲赴天浦县,欲以中国之行圆叔父之梦。这位东瀛奇女子突破狭隘的民族视野,始终站在人类立场上反思战争,为此与男友山田次郎决裂。她将东京的房子变卖后,携300万美金来香港拍《秀春图》,不料却被菲律宾富商以450万美金拍去。山田次郎则在日本右翼财团的支持下觊觎此图。不屑色欲的田中樱子,最终不惜动用人类最原始的色欲手段达到收复国宝的目的,可歌可泣。龙池在邳市和天浦县组织了一场木月文书画拍卖会,将所得200万美金带往香港营救《秀春图》。当他抵达香港,田中樱子却突然消失。龙池后来从日本《朝日新闻》网得知,《秀春图》又回到日本,田中樱子的下落却成为永远的悬念……龙池与田中樱子,彼此心有灵犀,却不曾肌

肤相亲,有情人未成眷属,留下无尽惆怅。

香港,东京,天浦,邳市;《天墨》的时空转换迅捷自如。小说采用第二人称“你”,双线并进,叙述流程欢快明朗,贯串着温婉的女性情怀,笔法细腻,灵气沛然:“你看到飞机起飞后,天上的白云离自己越来越近,一朵一朵,像盛开的白莲花,又一炷一炷,像寺庙里祈福的高香。”蕴含着佛性与禅机。再如描摹田中樱子的状态与心理:“你站在镜子前,抚弄一下自己的头发,你还是个年轻的女子,你的乳房饱满而挺拔,此刻你忽然想有异性触摸你的乳房,一个女记者的乳房……”情致款款中见出美感。

作为风水宝地和养生宝地,历史悠久的天浦涌现出才人无数:唐代诗人张籍、南宋词人张孝祥、南宋书法家张即之、明代进士石淮都出于此,清代大才子袁枚、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等亦曾在此地担任过知县;当代则涌现出林散之等艺苑大家。《天墨》挖掘曲折的人文掌故,介绍优美的风土人情:温泉、昇钟寺、凤凰台与老鹰山绿茶的神奇传说,鲥鱼、刀鱼、鮰鱼、河豚鱼、野生蟹、茶干、牛肉等美食,乃至农家妇女高超的腌制咸货技艺:用烧麦秆的清灰把猪火腿密封两年以上,用刀切开,连肥肉都是红的……还有古色古香的花轿迎亲婚礼、闹洞房等,汇成民俗文化的巨大魅力。一些擅书的天浦墨客,则能用身体的八个部位写毛笔字,神乎其技。天浦县城北的乌江,曾因西楚霸王自刎悲声古今,又因美人虞姬的痴情成为千古绝唱,“我总以为西楚霸王自刎后变成了老鹰山,而美人虞姬则化为乌江水,老鹰山终日俯瞰乌江水,用一阵又一阵的松声涛语说:‘虞姬虞姬,你可怎么办啊?’”……笔端饱含深情。“天浦县夹在老鹰山与乌江之间,自然风光无限,山因水而仁,水因山而惠,文人墨客生于山水之间,以乌江为墨池,以老鹰山为粗壮的笔杆,尽情泼墨挥毫,于是灵也挡不住,秀也遮不住,像天上刮下的风,倏然之间就显现了韵致……”字里行间氤氲着健旺的文化氛围。读罢,我们由衷地认同作者的感慨:天浦县人杰地灵,天下无双。

《天墨》既是传奇色彩浓郁的通俗小说,也是富有品位的文化小说和知识小说。种种的风俗、风景与风情均

跃然纸端,如对天浦人过年情景的描述:“天浦县的年过起来没完没了,从立冬开始就准备年货,腌咸鱼、咸肉、咸板鸭、咸猪爪、灌香肠……香肠们相拥着吊在房檐下的时候,我总觉得风在一口一口地吃它们,别说是风,就连猫狗飞鸟这些动物都在打它的主意,可惜挂得太高,猫狗够不着,只能借着风的嘴巴嗅香味……”其他如放鞭炮、手狮舞、走亲戚,以及礼尚往来的蛋糕、瓜子酥、糯米果、桃酥、芝麻切片、花生切片、云片糕等精美点心,写来均有滋有味。不过,呼应时代变迁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今日天浦已然成为邳市的一个新区。流风所至,正如紫云轩店主的话:“我怎么可能视金钱如粪土呢?商品社会,人离了这个环境是活不成的。你看装裱字画已经养活不了一家人了,我已在做安利产品的销售了。”一抹感伤的气息,终究无法掩饰。

超强的经济时代把人都变成了欲望的机器。作者时时不忘社会批判和人性分析,笔锋直指充斥于当下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小说反映出种种社会图景:某前任县委书记的书法原本挂在某部门办公室,结果人一下台,其书法就被当成废品扔在马路上;某年南方下了一场罕见大雪,很多汽车被封堵在高速公路上,附近乡民踏冰趟雪到高速公路上高价卖馒头、方便面和开水,大发其财……尽显国民性中势利、冷漠与贪婪的一面。还有发生在天浦的豆浆投毒案、某高校教师因组建换妻俱乐部而判刑等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均有原型可寻。“我平时几乎不看小说,不是我没有‘风雅颂’的情调,而是当代的小说离生活太远,老百姓想的是柴米油盐,而小说中写的尽是风花雪月,老百姓想安安稳稳过日子,而小说中差不多都描写当代人如何不安分,男女偷情越轨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此类调侃随时可见。优美的诗词歌赋的贯串,为《天墨》平添魅力。如木月文悼项羽诗:“寂寞重瞳子,春风感在今。横阶青草长,度岭白云深。壮士两行泪,美人一寸心。至今江上水,呜咽作哀吟。”因了丰沛的文化底蕴作支撑,小说始终发散着典雅气息。书中那些关于木月文的趣闻轶事,可视为当代草圣的一份生动传记——上世纪30年代,木月文孤身去峨眉、太白、嵩山等地远游,一路风餐露宿,忍冻受饿,

前后十次遇险,遭遇巨蟒、猛兽、强盗及种种天灾人祸,一回回死里逃生;某小偷溜进木月文家的院子偷树,正锯的时候木月文从屋里走出来,拿起小偷的锯子跟小偷一道锯树,树锯倒后,木月文问还要不要再锯一棵?小偷满脸通红,拖着锯好的树逃跑了;木月文自小调皮,有次邻居家一位爱打扮的女人将首饰放在梳妆台上了,木月文悄悄偷到河边,和泥塑了个美人,并将首饰插到泥人头上;还有一次,木月文父亲的好朋友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他家,木月文与几个孩子唱京戏扮老生,正愁没有胡子,他就偷偷把驴尾巴上的毛剪了,使驴子成了秃驴;当了副县长后的木月文分管民政,老百姓纷纷找他批救济款,他来者不拒,被称为“阿弥陀佛”县长……真可谓性情中人,栩栩如生。此外,山僧法师生前的庄严神奇,亦令人仰慕。

大名鼎鼎的当代油画家兼作家墨丹碧曾在天浦当过知青,天浦县文化馆还给他发过三年工资。木月文、墨丹碧等名家巨擘,引发作者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感悟与理解:“有出息的艺术家有非同寻常、孤高清傲的个性,艺术灵感的到来大概就靠这样的个性支撑吧。”“大凡艺术家在情感方面都很放得开,欧洲有个大画家叫毕加索,一生艳事颇多,据说他每爱一个女人,画风就发生一次深刻的变化,情感是艺术创作的潜在动力呀。”龙池则通过种种观察,认定妈妈与木月文不是一般的戏迷与角儿的关系,妈妈很可能是木月文的梦中情人,他们之间有着柏拉图式的恋情。这是童年龙池眼中木月文跟妈妈对唱扬戏的情景:“他们入情入戏地唱着,时光在男女的对唱中不知不觉流逝……木月文在跟我妈妈对唱的时候不像副县长,倒像自刎乌江的西楚霸王,我妈妈也不像我妈妈,而像痴情如海、生死诀别的虞姬。”其间流溢出的,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动人情怀。

《天墨》着力张扬女性圣洁灵秀之美。貌端才高的天浦诗社女诗人梅心仪,象征了一种古典情怀,可视为作者理想的寄托:“梅心仪真是李清照式的古典美人,柳叶弯眉,丹凤眼,小巧的樱桃鼻子,一嘴整洁的珍珠牙,一张瓜子型的脸,一头浓密的秀发用一根淡蓝色的卡子挑在脑后,留出一点麦穗似的尾巴,在空气中飘出风情。”

梅心仪向田中樱子讲解天浦的人文地理,纵贯古今,如数家珍;其微笑则如樱花开放,令人沉醉。在她的精彩讲解下,天浦城南河畔的动人传说,陈妙常与潘必正的爱情故事,府尹张孝祥的仙风侠骨,突显人性的真淳与美善。梅心仪对田中樱子说:“戏剧的国粹是永远不朽的,一年四季都适宜诵读,比如春天适宜读《牡丹亭》,多少叹惋,多少解不开的浓愁,酹得像一杯碧螺春茶,将那青春的滋味与色彩泼洒向漫天碧云中去;夏天适宜读《桃花扇》,李香君是属于夏的女子,她志如烈火淬钢,这样的女子可遇而不可求。且不去想那柄溅着额血的扇子吧,请到山溪间去看那零落的桃花,那不是轻薄的逐水流,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惨烈;秋天适宜读《西厢记》,秋的空拉开了西厢那一场如火如荼的恋情焦距,长亭生别,山寒水瘦,多少情肠,欲言还止。唯有萧瑟零落的秋配得上这样的一种场景;冬天适宜读《窦娥冤》,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拥有一窗静寂与肃穆,让一室沮冷去安抚牢骚不平的一腔热血。”如此高洁的心志,亮烈的情怀,正是《天墨》向往憧憬的境界。

作者分身有术,频频转换视角口吻,忽焉为男,忽焉为女,善于捕捉种种幽微心理,大量充满思辨和机锋的对话,彰显诗化风格。书中通过男女主人公对话,在愈演愈烈的沙尘暴、核危机、物种灭绝的大背景下探讨世界末日、生死无常后指出:文学与书画赋予无人性的现代工业以人性的光环,使人类生活的物质速度慢下来。“听说鸟的眼睛是四维成像的,而我们人类的眼睛只有三维成像,也就是说鸟的眼睛里能看到一个更为丰富的世界。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世界很广阔,还有一个更丰富的世界,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田中樱子)渗透着对人类这一骄傲自大的宇宙物种的反思。娇媚而睿智的田中樱子,从中国天浦领略到妙不可言之境。《天墨》屡屡借她之口,点明书画和艺术具有排遣消解人类极端情绪的作用:“人类只有沉浸在艺术中,才能使世界变得和风细雨。”“中国人原是靠墨汁和色彩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的,他们指挥操控着手中的墨宝,尽情描绘大自然的美以释放人类不平静的情绪,而不像日本人喜欢用刀枪武力占有别国的资源。书画是属于中国人的,这是由中国的汉

字和中国人恬淡的性格决定的,世界上唯有中国可以称得上是拥有墨宝的国家,这墨宝像车轮一样一步一步向前滑动,载着其民族精神民族品格,给我们勾勒出一个恬淡宁静的中华世界。”体现出可嘉的精神维度和哲学向度。小说结尾,龙池眼中的云彩变幻为天墨,家中所有的空间都飘满《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唱诵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何其动人!显然,那种与世无争安宁安详的态度,为作者深深推崇。

以追寻《秀春图》的来龙去脉为轴心,小说着力点染天浦人文风物,逐次展现众多角色:木月文的长子木小文,木月文的孙女木红丽,油画家周宾,山僧的弟子成贤居士,尚景天、任子西等当地文人墨客;作者笔力恣意延伸,复又勾勒出奸诈好色的菲律宾商人、反华日本青年、香港拍卖师、香港赛马场骑师,以及隐在故事背后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等角色。可惜因了描摹的浮光掠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者不多。其中一些人物命名的潦草,如方程式、白牡丹、敬淡泊等,显然流于偷懒和省心了。神秘,悬疑,言情,推理,惊悚……《天墨》构思奇诡,叙述优雅,充分调动诸多小说元素营构故事看点,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可读性,文学因素与市场因素兼顾。说到局限,充满奇思逸想的《天墨》,正因其天马行空而有欠坚实,在编故事、做噱头方面不免刻意——过强的戏剧性、过度的虚构色彩导致文本的失真,某些情节细节的处理沦入天方夜谭式的怪诞和缥缈。人物情境的设定也存在着过度完美化倾向:如男主人公龙池是《世界经济早报》内地首席记者,会四国语言,尤精英语、日语;女主人公田中樱子则中文流利,毫无交流障碍,等等。一些浅表的流行性元素的糅入,也许正是出于畅销的考虑。全书总体上写得顺风顺水,驾轻就熟,却也因此沉溺于平面化写作,缺乏更深层次的人性开掘和更为丰富的人性风景的展示,缺乏对难度的挑战,丧失了应有的内在美质和厚实感。可见,所谓“习成软熟”,历来是文学流弊,任何小说家都应引以为诫。

《野宴》:浮躁时代的执着书写

自1995年迄今,村官出身的扬州作家李景文历时十五载,打磨出35万字的农村反腐题材长篇小说《野宴》。小说写年轻警官戴维由县城到野鸭湖乡挂职当乡长助理,负责鸭脖子村的清资工作,渐渐卷入权力纷争和欲望旋涡中。文本围绕涉世不深的戴维与四个性格迥异的年轻女性间的情感历程而展开,倾慕,缱绻,暧昧,拒绝,背叛……均聚焦于欲望的旗帜下交相纠结;轻浮虚荣的前女友冷艳,工于心计的女农技员月禾,一往情深的大学女同学江阿秀,令戴维无所适从,而清资对象金水波的女儿、因主演电影《绿芭蕉》驰名国内的乡村清纯女孩金荷子成了戴维的最爱。作品通过戴维和县、乡、村各色人物面对食、色、权、钱等诱惑时的挣扎追求,写出了种种心灵和性情的“变形记”,并将其展示得穷形尽相、淋漓尽致,凸显出强烈的反讽色彩和批判意识。

毋庸讳言,当今的小说创作存在着门槛过低的现象,不少作品,往往让人几页读下来即觉其文气涣散,破绽迭出——大到故事、人物、情节、结构,小到字、词、句乃至标点符号。《野宴》笔力酣畅,气韵悠长,行云流水,才情可嘉,渗透着作家对于世态人情的深入洞察,堪称浮躁时代的执着书写。作者力求从心灵史和风俗画的视角切入,追求隐藏于字面背后的穿透力和辐射力,行文中有意识尝试让叙述视角滑出常规,在时空交错、亦雄亦鬼的梦幻及天女散花、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中,制造出语言的悬念,生成特有的陌生化效应,使作品呈现厚重混沌之相。小说写及主人公戴维由电影《泰坦尼克号》联想到清资:“如果冷艳是露丝,我能不能成为杰克?难道我脚下正准备清资的鸭脖子村,就是众目睽睽的泰坦尼克号?但愿它不要撞上清资的冰山……”自然而然,流畅舒展;结尾处又由电影《红高粱》中的野合场景写及戴维与荷子热烈火辣的性爱。两处描写,均显示出作者对于生活的吸纳能力和因地制宜的书写智慧,印证了创作主体出色的叙事才华。

小说以灵动之笔摹写水乡风物风俗之美,见出对于乡村生活的熟稔,洋溢着诗性品格。从诗歌起步的李景

文,对缪斯女神始终怀以景仰之情,在其创作中势必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诗歌的因子糅入小说:文本中随处可见的诗文和诗一般的笔法,即是例证。这一特质,在苏童、黄蓓佳、毕飞宇等其他江苏作家的作品中也历历可见——既然诗歌是一个作家的初恋,是其无法释怀的永远的“阿娇”,那么在此生的创作中,他(她)必然会以种种方式体现其存在,这是一种诗性意识的贯注。小说中一些男欢女爱场景,像戴维与月禾,尤其戴维与荷子,呈现为金童玉女式的纯洁芬芳,荡气回肠,堪称人性美的颂歌。戴维、荷子在湖心岛的浪漫情形,相关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均极生动,其笔法是风流而不下流的、好色而不淫的,正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小说人物对话颇多,于生动俏皮中呈现出真实的场景感,纵便是插科打诨,亦未流于低级趣味。应该说,李景文深得前辈乡贤汪曾祺之风,从其文本,看得出明显的“汪记”审美风范,这其实也是许多江苏作家尤其苏北作家的特色。

鸭脖子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债务关系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病毒般蔓延肆虐,诚为当下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传神写照。表面上一派波平浪静的野鸭湖乡和鸭脖子村,风光旖旎而又迷雾遍布、魅影重重,作为庞大的乡土中国的缩影,它们在小说中具有了不言而喻的象征延伸意义。从五粮液、软中华到发菜鱼唇、清蒸季花、海参鹅掌、洋参野鸽盅、王八刺猬盅再到“玉兰香乳”等菜谱,由野鸭湖乡头面人物精心设计的狂欢式“野宴”可谓极尽豪奢;以此为背景,小说揭橥现实乡土中国的权力图谱以及在此结构和基础上生发出的人性本真,充分映射出价值的迷乱、欲望的膨胀和灵魂的失重,发散着直面生活的勇气和沛然的时代气息。小说于紧张的矛盾冲突之外,以浓笔表现人性人情之美,娴熟运用方言俚语,铺衍乡村风情画卷,叙事明快,清雅悠扬,野性与柔美相交织,蕴含着淳朴化、个性化的审美追求。比如戴维下地割麦子一段,对于麦地、麦穗和麦浪的描写:“麦浪又涌过来了,一波一波的,宛如知道他的心事充满了柔情。身边的麦子孩子似的舔着他的腿,他的脚,他的腰,远处的麦子都一个劲地朝他这儿挤,它们嚷嚷着,嚷成

了一条声:我们要回家!我们不要烂在田里,我们要回家回家回家……”笔调生动,亲切,温馨,富于质感和色泽,直追苏童中篇小说《桂花连锁集团》中对桂花的摹写:“那些金黄色的桂花漂浮在水面上,全部复活了,它们以惊人的秩序和速度组成了花环的形状,山峰的形状,还有螺旋的形状,看上去美丽而大方。我听见那些桂花游泳划水的声音,而且它们在向我欢呼:干得好!干得好!……”诗性品格,的确是《野宴》一大特色。

《野宴》表现基层官场和底层生活,着意描摹弥漫于乡村以至都市的一幕幕欲望化生存图景,生成强烈的感官冲击。公安局长时运飞,乡长赢不倒,书记郎威风,村干部赵押宝、朱粉网,酒楼女老板花青菜等,无不在欲望之河里载沉载浮,沦为欲望之奴。显然,李景文对于官场、反腐、言情、侦破、悬疑、恐怖、神怪等诸般小说套路谙熟于心,并能将其巧妙糅入文本,体现了娴熟的结构能力,营造出可观的阅读效果,同时亦令人惋惜:小说流露更多的,终究还是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的脉象,而非严肃文学、纯文学的路数,其对生活的摹写尚滞留于表面,未能向着纵深处开掘,更未能做进一步的艺术境界的提炼升华。感觉《野宴》最大的不足,即是人物内心刻画欠深入,情节旁逸斜出,以致时或流于突兀生硬,有违常理。

主人公戴维理智,勇武,纯洁,胆气与韬略兼具,富于忧患意识和英雄情结;如此完美化的设定,不免有脸谱化嫌疑。戴维以个人之力应对群丑,结果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如同进入“无物之阵”(鲁迅语),甚至如同以卵击石,经历了一次次吃力不讨好的悲壮失败。显然,作者在自觉不自觉地依“高大全”模式塑造戴维,给角色涂抹了太多的传奇釉彩,一意吸人眼球,未能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显示出艺术观的落伍。全书笔法细腻,语言富于张力,颇不乏才情和格调,然而,若让语言总在同一维度上滑动,势必沦为某种平面化的浅度摹写,流于无趣和冗长。小说的篇幅可否还需压缩?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时时反躬自省,警惕陷入惯性写作的泥淖不能自拔。

《野宴》中的人物名字几乎都是符码化的:赢不倒、

郎威风、赵押宝、朱粉网、盖大包、花青菜、剃头佬、大狼……既随意而为,又精心设计,足以反映性格揭示命运。这是《野宴》的特色,亦是其局限:固有一定的讽世作用,却总非浩大纯正之途。窃以为若想做大做强,最好少借用这些符号化名字安放到角色头上。综览一切名著和影响较大的作品中,人物名字一般都出自作家本人原创,都是实实在在的、非符号化的,这其实是尊严和气象的显现,否则即有游戏化、漫画化之嫌,让人先入为主地产生轻视,除非具有鲁迅式的超拔笔力——鲁迅是不惮于让他笔下人物的名字符号化的:孔乙己、红眼睛阿义、驼背五少爷、蓝皮阿五、阿Q、王胡、小D、赵太爷、假洋鬼子、七斤、六斤、九斤老太、四铭、三角脸、方头、灰五婶、庄木三、爱姑、蟹壳脸、七大人……之所以如此,恐怕都是因了鲁迅文本的原创性、象征性、概括性,因了鲁迅文本那几乎是无与伦比的高度、深度、硬度和锐度吧。

1995年公映的由叶大鹰执导、郭柯宇主演的轰动一时的电影《红樱桃》,在小说中被大模大样地改成了由金荷子主演的《绿芭蕉》,根据书中文字交代,其故事、人物、情节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现实:“《绿芭蕉》的镜头不断地在他(注:指戴维)的脑海里闪回:铁窗中落入魔掌的少女。风雪中枯萎的烂芭蕉。羔羊般纯净与温柔的眼睛。阴森的解剖实验室。细腻白皙的皮肤。背上强行针刺的老鹰和法西斯徽章。绝望和燃烧的目光。司令官幻想中的人皮‘杰作’。纵身跳进硫酸池的特写。从心瓣里复活的绿芭蕉……”这样一种硬性草率的嫁接,虚假而露拙。而从《红樱桃》的时代,到“小沈阳”的时代(赵押宝说:“要不是当这个破支书,说不定我成了黄宏、赵本山,起码也是个小沈阳。”按,艺人“小沈阳”的走红应是2009年后的事),稍一推算,即知小说中金荷子的年龄出场时当已在30岁开外,算不得“清纯女孩”了。——与此相对应的,在鸭脖子村土生土长的金荷子,从上中学就拍电影当女主角,一举成为知名电影演员,以致收到的情书有几麻袋之多;这样的情境设定颇不可信。该角色的塑造太过理想主义,太不真实,更像是臆想中人,显示出作者的率尔操觚。本质上,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如此生硬的臆想式摹写,直接表现为对现实事象的简单

化粗浅化摄取,未经必要的提炼化合与有机转换,不足效法。

剃头佬的妻子秀发投水自尽后,一直对秀发垂涎三尺的鸭脖子村农民大狼写了封针对戴维的诬告信,这封信的措辞文雅而抒情,充满活色生香的修辞之美,有些地方甚至可称神来之笔:“那天我驾着大洋马向秀发家的麦田开去,我满脑子的幻想就像道路两旁的金色麦浪在翻滚。”“我的奢望至多就是,在近处多看几眼秀发那像黑丝绸一样又黑又亮的长发。如果有风再将她的黑头发吹得飘起来,我会陶醉的。如若她对我微笑的话,这将是意外的收获。”“我感到了他和她的战栗,听到了他们的呻吟,那是疯狂,是恐惧,是绝望,是地球即将毁灭世界末日到来的那种狂欢。”“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幻觉,黑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是从麦地里升起来!”“我回过头来,我看到目光像匕首身子像铁塔一样站着的乡长助理,我的勇气像阳光下的蜡人在一点一点融化……”美则美矣,奈何如此一封“很文艺”的信,怎么可能出自乡村农民之手?完全不符合人物身份。在此,作者本人的叙述语言,和他所设定的角色使用的特定语言完全混淆了。第236页所引苏轼《水调歌头》词中句子“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此事古难全”,有误。应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样的硬伤,原本都可避免。

《野宴》存在的问题,其实正是当下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存在的问题;《野宴》的瑕疵,同样也是当下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存在的瑕疵。期待李景文在今后的创作中能有大的提升和飞跃。

作者简介 ※ 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